

東方之珠浪漫依然



▲維港的璀璨煙花。

「讓海風吹拂了五千年，每一滴淚珠彷彿都說出你的尊嚴。讓海潮伴我來保佑你，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。」

如果放在平時，《東方之珠》是不會再去重複聽的歌曲，因為已經播放了太多年。但在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這個特別的日子，當「小河彎彎向南流，流到香港去看一看」的歌聲響起，竟又再次讓人熱淚縱橫。這是國家大事，是幾代人的夙願，也是音樂的感人力量。

「音樂最大的意義就是可以陪伴我們一生一世，音樂絕對可以幫你重拾人生中這些難以忘記的片段。」這是「校長」譚詠麟在上周的《聲生不息》「港樂與我共此時」音樂特輯一開場時說的一段話。在這一集《聲生不息》中，內地和香港歌手合唱演繹了十首經典名曲，《獅子山下》《我的中國心》《無言感激》等等每一首老歌都觸動着人心，令每個人心中的民族驕傲感油然而生，淚流滿面。

香港回歸二十五年，在國家的大力支持與發展下，在粵港民眾的攜手共建之下，生機勃勃的粵港澳大灣區也成了世界認識中國的一張新的名片，這又是一份自豪。更加難能可貴的是，不管是在內地網絡平台，還是在YouTube上這些歌曲的留言區，是清一色的讚譽，這也真實記錄了當代青年的心之所向。

有家就有愛，「哪怕地動山移，只要有你在心裏，這生命充滿了奇跡，愛就是一切的動力。」家國情懷是穿越喜悲、跨過生死的世間大愛，「這份愛，永遠都存在，共你同在無盡永恆中。」

有獅子山鎮守香江，「同處海角天邊，攜手踏平崎嶇，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。」



樂活潘少

逢周一見報

翻譯之惑

最近看的幾本書翻譯得不太好，閱讀時先是感覺有些許異樣，實在奇怪時不得不找到英文原著的同一章節來對比，這才恍然大悟：原來作者想表達的是這個意思，翻譯搞錯了……

與我們生活最接近的「翻譯」，就存在於粵語影視作品之中。粵語影視作品中的翻譯又分兩種，一種是粵語電影的中文字幕。字幕多半是為了聽不懂粵語的人而存在，也有一定目的是為了以文字形式清楚呈現劇中人口頭表達的含混，所以會將電影中的粵語口語對白轉變為中文書面語。但少了「貼地」的口頭表達方式，總覺得沒有了那種味道，失去了表達的靈魂。

第二種就是粵語電影的普通話配音版，如果對比過某部電影的粵語原聲版及普通話配音版，就會發現即使是「口語轉口語」，但有些粵語口語就是無法找到與之相匹配的普通話詞語，即使用了最接近的版本，即使配

音師們再努力，配出來的結果也與原版有很大差距。「同文同種」的粵語和普通話之間的轉換都有這樣的情況，不同語種之間翻譯的鴻溝就更大了。

有過數次不愉快的翻譯作品閱讀經歷之後，我也給自己定下了一個規矩：閱讀翻譯作品盡量不選擇文學性的。因為如果是敘述性的或是說理性的文字，「信、達、雅」中只要有了一「信」與「達」兩項，基本上就能夠了解作者的原本意圖；而文學性與特定的語言關聯性太強，在某種語言環境下的文學性，翻譯出來很容易就黯然失色。比如我們自己的唐詩宋詞，即使是最出色的英文譯本，也無法完全傳達出中文的韻律之美，反之亦然。



大川集利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六月初從達拉斯到上海的直飛航班按規定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上座率，所以飛機上顯得空空蕩蕩的。絕大部分乘客是中國留學生，籍貫包括全國各地。也有一兩位外籍人士，屬於拿到「團聚」或其他特殊簽證的幸運兒。我這樣的在美工作人員也是鳳毛麟角。飛機上看不到老人或孩子，完全不是疫情前暑假中華人拖家帶口，老少同行的情狀。

飛機在韓國首爾「技術經停」一小時，換了一批機組人員後繼續飛行，提前降落在上海浦東機場。受此前上海封控兩個多月的影響，停機坪上冷冷清清，沒幾架飛機。下機後通過邊防、檢疫，查護照、過海關、測核酸的隊伍比去年短得多。即便如此，按照指令上樓下樓，來來往往，最後到達機場一樓轉運江蘇旅客的區域坐下，已過了一小時。具體流程包括：測額溫，填知情書，做核酸檢測，拿行李，掃碼填表、獲得入境二維碼，填好一份又一份表格交給機場交接人員。在這裏又等了一個半小時，這才坐上去隔離酒店的大巴。

根據「3+11」的集中隔離安排，江蘇居民落地後必須先在上海的規定酒店隔離三天。大巴從機場出發，一路開去，只覺得街面不如去年熱鬧，倒看到了不少新建的核酸檢測崗亭，有些道路依然封閉着。

一個多小時後到達青浦一家隔離酒店。拿回在機場統一上繳的護照，在前台掃碼，加入隔離微信群，付款、領取防疫物資和當天的晚餐，此時離飛機降落已過去了四個半小時，比去年快了一小時。酒店和去年相似，但漲價了，每人每天收取人民幣五百元，去年的定價是四百元。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根據「3+11」的集中隔離安排，江蘇居民落地後必須先在上海的規定酒店隔離三天。大巴從機場出發，一路開去，只覺得街面不如去年熱鬧，倒看到了不少新建的核酸檢測崗亭，有些道路依然封閉着。

一個多小時後到達青浦一家隔離酒店。拿回在機場統一上繳的護照，在前台掃碼，加入隔離微信群，付款、領取防疫物資和當天的晚餐，此時離飛機降落已過去了四個半小時，比去年快了一小時。酒店和去年相似，但漲價了，每人每天收取人民幣五百元，去年的定價是四百元。

六月二十一日，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舉行了一場意義不凡的盛會。三小時的「敦煌與故宮對話：飛越文化二千年」音樂會暨文化講座，為翌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館誌慶。

敦煌、故宮、香港是神州大地西、北、南的三端，節目副題巧妙連接為：「相遇在敦煌、永續在故宮、共聚在香港」。參與文化講座部分的嘉賓正好是三位博士「一把手」：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、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，以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。

當日雖然是周二下午，但場面熱鬧非常，全院滿座，見證揭開故宮坐落香江歷史一刻的世界首演作品。

這首三個樂章的原創音樂，由香港天籟敦煌樂團的十位中樂專家負責。其中兩位為駐團作曲，八人樂隊包括四位彈撥、兩位吹奏、兩位敲

我是被清正兄「誼」來看這部電影的。幾個月前，剛回到深圳時，他就和我相約看電影：「這兩年疫情，在香港去影院不容易吧。」豈止是不容易，是根本就沒機會去。疫情嚴重的時候影院閉門謝客，疫情稍微好轉，要麼是自己不夠膽去，要麼就是心儀的影院擰不下去執笠。無奈俗務纏身，影約一拖再拖，直至歸期將至。星期五一大早，清正兄也沒和我商量，買好票直接把地點發給我。於是，我放工直奔影院。

直到入場我才看到電影票上的片名：《你是我的春天》，暗暗猜測這該是怎樣一部愛情文藝片，孰料它是十足的「催淚彈」，讓我的眼角從頭到尾就沒乾過。它講述了兩年前疫情剛爆發時

經典之路

作家劉醒龍的小說《鳳凰琴》問世將近三十年了。前不久，在小說故事原型發生地湖北英山，舉辦了一次研討活動。第一次讀《鳳凰琴》還是讀大學的時候。為了準備在線研討發言，我找來《鳳凰琴》重讀了一遍，又把同名電影看了一遍。這部小說的文學價值，以及它推動改變民辦教師命運的意義，是有公論的。

在重讀時，我突發奇想，想看看小說在當下閱讀生態中的反響。於是，在豆瓣網上檢索「鳳凰琴」，發現有兩個版本被收錄，一個是武漢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，另一個是河南文藝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，豆瓣評分分別是八點二分和八點一分。最新的評價來自二〇二一年十二月。同名電影獲評七點七分，最新

的評價是今年六月。這些數據，可看出作品之生命力。

更有趣的是，豆瓣列出了喜歡讀《鳳凰琴》的人也喜歡讀的書。其中有魯迅的《野草》《呐喊》《彷徨》，路遙的《人生》，還有「八〇後」作家雙雪濤的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。這些書都可歸入現實主義譜系。《鳳凰琴》作為這個譜系中的重要一部，也是評論家論定了的。就此而言，豆瓣提供的信息並不能導出什麼新的結論。不過，豆瓣重複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的「舊結論」，不是評論家建構的，而是根據網友閱讀偏好「算」出來的。換言之，它提供了評論作品的另一條道路，即便終點相同，道路本身的意義也不容忽視。

由此，我又想到，在互聯網閱讀興盛，閱讀社交屬性增強的環境下，文學經典化的確認途徑，或許應有新的變化。在以前，「沉默」的普通讀者、「潛在」的閱讀痕跡，在技術上無法被記錄，很難得到重視。現在卻不然，一部小說有多少讀者，圖書印量已不是最重要的指標，各種閱讀軟件和網站累積的數據，才是更「真實」的反饋。科學看待和使用這些數據，必將成為文學評價中至關重要的問題，而且會越來越重要。對此，我深信不疑。

談判的真正目的

上回提到，前美國聯邦調查局（FBI）首席國際綁架談判專家克里斯·佛斯（Chris Voss）著有《FBI談判協商術》一書，英文書名為「Never Split the Difference」，即「千萬不要各退一步」，旨在打破我們以為「談判要達到雙贏」的迷思，但具體執行又有什麼技巧呢？

在書中，佛斯記錄了他與哈佛商學院教授的一次模擬談判。這場談判設定教授綁架了佛斯的兒子並展開贖金談判：

「佛斯先生，所以我殺了你兒子也沒關係？」教授說。

「抱歉，羅伯特。」佛斯說。「我怎麼知道我兒子還活着，搞不好他已經死了？」

如是者，佛斯不斷以問題回應對方

的問題。哪怕對方提出確切的要求，佛斯還是以問題作為回應，而這是他認為最有效的談判工具：提出開放性問題。

佛斯寫道，這是他與團隊多年來研發的戰術，「將之命名為『測試型問題』（calibrated question），也就是對方可以回應、但沒有固定答案的問題。這一類的問題可以爭取時間，讓對手誤以為主控權在自己手上（畢竟答案與權力都在他們那裏）他們渾然不覺自己的思考已經被問題限制住。」

換言之，「測試型問題」的好處不在於爭取時間去部署後續計劃，而更



自我完善 米哈

逢周一見報

重要的是打亂對方的部署。在一般的談判前設，雙方都有牢不可破的立場，貌似沒有妥協與迴轉的餘地（否則就不用展開談判了），但透過「測試型問題」，談判的對話就不會按照黑白分明的是非題辨證，從而打開可以談判的灰色地帶。

這又提醒了我們一件事：談判之所以展開，必定存在雙方各自想在談判得到的好處，否則雙方便沒有必要介入一次談判。因此，表面上多麼困難的談判，也必然有可以談判的空間。

在這空間裏，談判者的成就在於能夠爭取到多少的好處，而以佛斯與教授的模擬談判為例，佛斯要贏的不是那一場談判，而是要營救到兒子。記得，不要為談判而談判，不要忘記每一場談判的真正目的。

《獅子山下的故事》

「一同焗猪扒飯」和「金牌叉燒」。「好兄弟」後來易名為「喜歡你」，並增添了梁歡特製的「娘家雲吞」，單是三款菜式已經街知巷聞，令茶餐廳在西營盤打出名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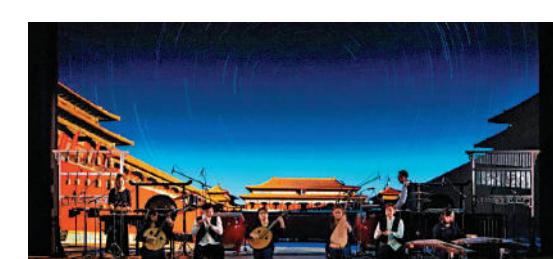
茶餐廳是一個具有香港文化的處境，劇中幾個家庭及其下一代，才是真正推動香港故事向前的動力。梁歡的女兒李友好是一位醫院護士，「非典」襲港時在前線致力救護病人。羅一的兒女

梓康是一名金融才俊，香港經歷「金融海嘯」令他的事業從高處跌入谷底，但他繼續尋找生機，其後能夠東山再起。就像大部分家庭倫理戲劇一樣，《獅》劇幾代人的經歷有起有落，人際之間有聚有散，最終仍能堅持信念。

「喜歡你」不單成為香港品牌，及後更在佛山、珠海等地開設分店，將香港特色茶餐廳文化發揚光大。

其實，香港故事又何止茶餐廳？香港電影曾揚威海外，香港歌手曾蜚聲國際；輕工業方面，香港的玩具創意非凡。所謂獅子山精神，就是不怕辛苦，不畏艱難，凡事拚搏，永不言敗。特區走過二十五年，現在算是踏入精壯時期，未來將有更大發展空間。

敦煌、故宮在香港



擊，全部背譜演奏。演出輔以熒幕映像，打出敦煌、故宮等圖景，也有錄像效果（見附圖）。

開始時熒幕放映恍如流星雨效果，寓意標題中的「飛越」，由古聖希創作的首樂章《敦煌》，以一段琵琶獨奏引子輕輕奏起，頓時把氛圍帶進敦煌最著名《伎樂圖》的琵琶飛天，音樂組合隨着各石窟圖片而變化，效果立體。

朱啟揚創作的《故宮》樂章，無論音色和氛圍都較凝重。兩把阮不停的撥弦，其中笙的長音、古箏的獨奏等，都奏出典雅。一輪強勁敲擊，最後由笛子以高音帶動全奏結束，感覺像故宮經歷清明，昂然走進現代時期。

古聖希的終章，回到開始時的飄逸意境，各組合奏出不同的音色，其中阮與琵琶二重奏尤其悅耳。最後以琵琶重演開始的獨奏主題，熒幕也再次播出「飛越」效果，把觀眾帶回現實中的香港。這個樂章取名為《謝謝你的時間》，意義是多重的。



樂問集 周光葵

逢周一見報

《你是我的春天》

幾個普通家庭的抗疫故事，有倔強的年輕人為愛人奔走在武漢空城，有討血汗錢的農民工巧合下救援武漢，有社區工作者照顧居民卻把風險留給了自己，有時時疏於交流的父子也被迫日夜相處。透過大熒幕傳遞來的害怕、焦急、欣喜、感動、痛苦等複雜情緒，我深切地感受到疫情來臨時，人性之中的光芒和力量，那既是生活真實的溫度，也是治癒心靈的種子和希望。

讓我哭得最兇的，是影片中一對醫生夫婦的故事。他們既要在救死扶傷的抗疫一線超負荷工作，又要承受眼睜睜看着病患、同事離世的痛苦悲傷，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何時就被「病毒」帶走，於是用手機錄下了給孩子的「遺書」。沒有

豪言壯語，只有對孩子的不捨和叮嚀。「……不要看平時我對你很兇，其實只要你喜歡的，爸爸都會記住……」醫生這個職業實在是崇高又偉大。

電影散場，觀眾都還在抹眼淚。其實，我想再看一遍，又怕哭得傷心。春天到底是什麼？我想，應該是希望，大愛，以及最真實的感動。



負暄集 趙陽

jackeyzhao2018@gmail.com

逢周一、三見報